

ORIENTAL
FANTASY
2012 年度中国最佳

奇幻

小说集

阿豚 骑桶人 主编

ORIENTAL
FANTASY
2012 年度中国最佳

奇幻

小说集

阿 骑
豚 桶
人 主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2 年度中国最佳奇幻小说集 / 骑桶人, 阿豚主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220-08756-1

I. ①2… II. ①骑… ②阿…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 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4655 号

2012 NIANDU ZHONGGUO ZUIJIA QIHUAN XIAOSHUOJI

2012 年度中国最佳奇幻小说集

骑桶人 阿豚 主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唐海涛
李笑冰
古蓉
袁晓红
李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福润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46mm×208mm
12
290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08756-1
2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莫言得奖了，诺贝尔文学奖。

既然莫言已经成为一个绕不开的文学话题、社会话题，不如我们就从莫言开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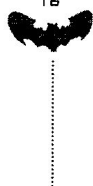
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在授予莫言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致辞中说（下为节选）：

“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意，让所有的价值观得到体现。莫言的人物充满活力，他们甚至用不道德的办法和手段实现他们的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

“莫言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虽然无情但又充满了愉悦的无私。每一个瞬间都那么精彩。作者知晓手工艺、冶炼技术、建筑、挖沟开渠、放牧和游击队的技巧并且知道如何描述。他似乎用笔尖描述了整个人生。

“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



稽和犀利。他的语言辛辣。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没有跳舞的独角兽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猪圈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意识形态和改革有来有去，但是人类的自我和贪婪却一直存在。所以莫言为所有的小人物打抱不平。”

瓦斯特伯格的致辞，也是文学创作的简洁启示，他点明莫言的作品风格所在、价值所在，同时也是对作家这一头衔的部分阐释——关于创作者的共性，很难想象一个背离了生活的创作者能够创造出打动人心又精彩绝伦的作品。

莫言的小说带有相当的幻想色彩，虽然讲的是现实生活。而我投身于幻想小说编辑十年以来，看到的奇幻也好，科幻也好，绝大部分都是在追求疏离。

倘若这种疏离是从生活中升华出来的，那么它就是有根的，但这种有根的（或曰“接地气”）作品很少，编辑通常看到的是一番闭门造车的白日梦，且不如我们自己做的梦绚丽。科幻的情况稍好一些，有科学这一根系，而奇幻从萌芽到成长到爆发到式微，因为奇幻特别容易写飘，一旦飘过了，往往沦为无聊。

有人会质疑，照你这么说法，难道奇幻要写得像主流文学，或者纪实文学似的，才算好吗？

我主张的，只是想象应为现实服务。

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中文本身的温和特质），自古到今的文学作品，灵动泼洒的浪漫派较少，文人多忧患，而中国自古以来又不是一个宗教国家，关于“信仰”的意识非常单薄，《岁月神偷》中吴君如常说：“做人，总要信。”信什么？对很多人而言，信仰停留在“信命”之类的原始崇拜水平，即便是各种宗教的信众，恐怕出于利己目的而谈论信仰者，也不在少数。本文作者并非某一宗教的信徒，况且本文的目的也并非谈论宗教，我要说的，只是“相信”，相信你创造的世界。



2012年末，《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电影上映，柴静在与李安的电视访谈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旁白：这个少年在很多原来读者的想象中，是很勇敢的面目，但李安说，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在印度面试了三千多个少年，他寻找的，是一张有点傻里傻气的脸。

柴静：你曾经说过，说这个男孩刚来试戏的时候，戴个眼镜，驴驴的，就有点傻的样子。（笑）

李安：那我们把幻想当真，是有一些天真，有一些单纯，感觉上是傻里傻气的，太精明的话，可能就没那么有意思了。

柴静：我看到你在选择派这个少年的时候，你说过一个标准，你说你想找一张纯真的脸。为什么是纯真的脸，而不是坚强的或者聪明的？貌似这两个词好像更能帮人渡过难关啊。

李安：所谓的天才不是说能演能逗趣，而是一种他愿意投入在一个，把自己相信（的）一个状况，能够非常专注。

柴静：相信这个词，这么重要吗？

李安：当然，电影就是相信。他（指少年派的饰演者）不相信，你看怎么会相信。

关于《少年派》，网上已经有连篇累牍的解读，比如少年派和老虎理查德·帕克，后者根源于航海史上真实的事件：某次海难中，一艘漂流的救生艇上的四个人杀死了同船的少年理查德·帕克并分食之。

《少年派》的幻想色彩浓郁，但不是凭空而来，它的象征意义和解读无不指向现实，而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充斥着人性的交错。这也是莫言作品的魅力，也是所有优秀的幻想作品的魅力，无论是《指环王》还是《哈利·波特》还是金庸小说。

反之，无法指向现实，仅仅停留在作者个人的意淫空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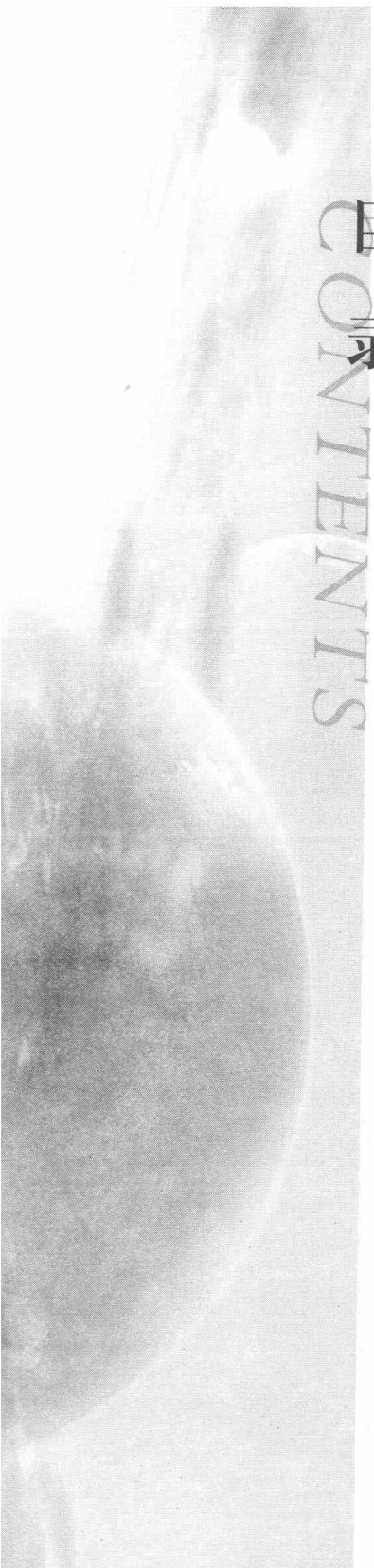
的作品，就像精致的小盆栽，昙花一现罢了。

当你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在书写你的世界、你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爱恨情仇的时候，你相信他们存在吗？假如你自己都不相信，也不要指望读者为之沉迷——如果还有读者沉迷的话，只能说明那位读者比你更愚昧，这对于作者来说绝不是值得沾沾自喜的荣耀。

在今年的年度选集中，E伯爵的《露草》，於意云的《魔女苏珊》，九哥儿的《戚夫人》就属于“相信”的一类。她们（很巧，都是女作者）相信自己的故事，并把这种相信渗入故事的每一行句子之间，这是一种认真的态度而非戏弄读者的花招。当然，她们必须得在小说中植入对立面——不相信的人，这类人可能是我们“真实生活”中的大多数，他们习惯于接受残酷无情的可能性，而不接受一个奇妙有趣的可能性，好比中年派对那个采访的作家说：“两个故事你更喜欢哪一个？”

作家：“我喜欢有老虎的那个，因为那个故事更精彩。”

派：“所以，你跟随上帝。”



目 录

幻想就是相信（代序） 阿 豚 / 001

九州·珠沉记 因可觅 / 001

风来变化（外三则） 朱一廉 / 052

魔女苏珊 於意云 / 079

露 草 E伯爵 / 115

戚夫人 九哥儿 / 199

幻境奇闻抄 米 泽 / 206

音 川 竹 醉 / 271

反西游记（节选） 庄蝶庵 / 320

西游日记（节选） 今何在 / 346

· 导 语 ·

因可觅的这篇小说，稍微改一改，或许就可以直接搬到舞台上，成为一出扣人心弦的话剧了。她对场景、事件和时间的控制，几乎可以作为大学课堂上讲三一律时的参考教材了。因此在审稿时第一次看到这篇小说，我就觉得眼前一亮，在这个长篇充斥网络、短篇作者凤毛麟角的时代，这种西方古典风格的短篇小说，真让我觉得如获至宝呢。

（骑桶人）

—

每当何琦竹在临海园里凭栏乘凉的时候，总会觉得身体里一直纠缠着的燥热渐渐平息下去。丝丝凉凉的海风安抚了她，使她相信那种不安总有一天会消散。

她正昏昏欲睡，孩子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娘，爹爹说一会儿就过来。”

何琦竹睁眼，儿子宁扬正接过丫鬟捧上的冰镇酸梅汤。这孩子才十岁，一张粉妆玉琢的脸上已经显出一丝英气。何琦竹说：“冰的伤胃，别喝太急……有了临海园之后，到了夏天你爹



爹两边跑，倒愈发忙了。”

临海园是宁毅诚特意为何琦竹建的。夏阳是个好地方，只是它的夏来得太早了些。每年才六月，便深有暑意。何琦竹一向体弱，畏寒怯热。冬日里还有貂裘暖炉，夏日却不太敢用冰，总是难熬了些，所以宁毅诚就建了临海园。

说是临海，其实整个园子是平铺到了海面之上。他们从宁州取了最轻质最坚硬的兰槎木，上了数层油，制成七尺长完全封闭的浮桶。桶中空，桶壁不到二厘厚，浮力极大。上万只这样的浮桶拴在一起，固定在水底的基座上，在海面上铺开，就构成了临海园方圆千余尺的地基。宁毅诚将其划作数个各自独立的庭苑，其上亭台楼阁无不精巧喜人。所有的东西用的都是最好的兰槎木，浸过特制的龙眠香之后，海风的气息被中和，再无咸腥之意。自从建成，临海园就成了夏阳最好的避暑之地，入了夏，何琦竹就来这里住着。

不过这样的地方，耗资何止千万，也只有宁家这样的巨贾才有如此手笔。

“因为爹爹惦记着娘嘛，所以每日都来。”宁扬笑着说，“昨日一笔鲛珠的生意出了些麻烦，爹爹说还要找娘商议呢。”

何琦竹笑了笑。她嫁给宁毅诚时，他还是个只有一间铺面的小商人。夫妻两人携手，竟在七八年间打下这一份家业，如今在夏阳甚至是整个澜州，宁家也算得上首屈一指了。只是何琦竹这些年过于劳碌，加上本就身有痼疾，身子实是有些伤了。也为着这个，宁毅诚对她在倚重和爱敬之外，更添了几分歉疚。

过不多时，宁毅诚便到了。一家人就在这白鸥亭上摆了晚饭，闲话家常，其乐融融。饭中宁毅诚说：“过几日有一位贵客要来临海园小住，阿竹你做些准备。”

“是谁？我可要回避？”何琦竹问。

临海园盛大华美、舒适怡人，早成了澜州海滨的一道胜景。



每当有了身份尊崇的客人途经夏阳，总免不了到此一停。这里款待过生意上的友人，也奉承过往来的官宦——当初建起此园，也有几分意在此途。身为商人，笼络结交各方始终是件要事。

“是一位穆如将军。”宁毅诚道，“他奉旨巡看海防，住不了三两日就要走的。这园子又不小，你不用动，安心在凜竹苑住着，不妨碍什么。”

何琦竹的手一抖，夹在筷中的一枚酥螺便滑了下去，在桌面上骨碌碌滚了好远，一个丫鬟赶紧拾了去。何琦竹慢慢放下筷子，笑道：“这可是皇亲国戚呀。不过天下穆如将军那么多，不知是哪一个？”

“平戎将军。”

宁毅诚回答，仍没有说出那位将军的名讳。何琦竹张了张嘴，想要再问，终于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她也不知自己是怎么了，“穆如”两字入耳，一颗心就骤然像被什么掐紧了一般，隐隐地郁痛。虽是再也不想遇上这个姓氏，但多年过去……其实也没那么要紧了吧？

宁毅诚显然也无意多谈这个话题，桌上的气氛一时倒有些冷了下去。好在宁扬这孩子浑无所觉地说着笑话，惹起他父亲的一阵笑声。何琦竹平了平心，给宁毅诚斟了杯酒，关心道：“琴妹妹和望儿这几日都好吧？”

“弟弟已经会叫爹爹了呢。”宁扬雀跃地说。

宁毅诚点点头，嘴角带着笑，“望儿可淘气了，可不如扬儿听话。琴容被折腾得整日脱不开身。”

宁扬喝了口汤，只是笑。父亲可不知道他九个月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当然他自己也记不得了，但总不会像如今的宁望这般锦衣玉食，众星捧月。从他的记忆来推断，那时一定是很苦很苦的。

虽然名义上是宁家的长子，深得宁毅诚与何琦竹的宠爱，

其实宁扬并非他们的亲生骨肉。他是两岁的时候，何琦竹在街市上捡来的。当时夫妻俩正想要个孩子，便将宁扬视若己出，投入了为人父母的全部热情。

不知是不是正因如此，此后多年何琦竹一直没能怀上。为着这一点憾缺，何琦竹多次提出让宁毅诚纳妾，但宁毅诚一直说，有她有扬儿便已足够。直到前年，实在拗不过她，才纳了一个当地小户人家的女儿，去年冬天便添了一个男孩。宁毅诚嘴上不说，实是发自内心地欢喜的。

但即便侧室有了儿子，对何琦竹这个发妻，宁毅诚却始终如一。何琦竹有时候想，遇上他，兴许就是上天对她前半生坎坷的垂怜吧。如果是这样，她也知足了。

平戎将军三日后至，何琦竹安排着备下了待客的凝玉院和宴席上要用的鲜品。临海园的下人甚是得力，不用她太操心，早早就置办妥当。

那天早上，她很早就醒了。

多年来，她有着失眠的毛病，但是那夜，她有了许久未有过的无梦的安眠，偏是醒得极早。盛夏的天光还未泛起，丫鬟们仍在熟睡，她便独自披衣起身。

肤若凝脂，眉目如画，镜子里的容颜仍是那令人沉陷的美。若是好好装扮一番，她与自己十八岁时并无二致，然而十年前那双灵动的眼睛终是不再有了。她亦不愿刻意修饰，只想为一潭静水，不起波澜。

枯坐了一会儿，忽然想去看看扬儿。

他昨天的字练完了吗？夜里贪凉会不会受寒？丫鬟有什么疏忽吗？一个母亲牵挂起来，零零碎碎的事是层出不穷的。她一时也坐不下去，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出了院子。

宁毅诚事忙，不能过临海园来留宿时，便只有儿子陪何琦



竹一道在这别院住着。何琦竹绕过小径，清晨的风吹在身上，竟然有些发冷。

她突然驻足，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寒战。

透过几株随风摇晃的竹，她分明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静立在宁扬住的雨阁之外。那是个高大的男人，却好像全无生命的气息。庭中微风轻拂，他的衣袂发丝却纹丝不动，给人的感觉与一块石头没有什么差别。

何琦竹却死死攥住自己的衣襟，直到指甲都将丝罗戳破。

这个身影她那么熟悉。那个时候，在茶楼破旧的柴间里，他也是这样有如一块黑色的巨石，挡住了门外的阳光，挡住了她的视线。其时她懵懂而好奇地张望着，内心竟然没有惶恐。他的面容模糊而冰冷，声音却出乎意料地温柔：“你想离开这种生活么？”

这个声音诱惑了她，让她燃起一种非分的梦想。然后，她粉身碎骨，不可幸免。

她屏住呼吸，没有出声。过了片刻，那个身影飞掠而起，消失在视野中。

何琦竹快步进了雨阁，孩子安然地睡着，她松了口气。听见动静，宁扬睁开惺忪的睡眼：“娘？怎么了……”

她抱住孩子，“没事。不会有事的。”

午间，传来消息说宁毅诚引着穆如将军往临海园来了。何琦竹早已理好了见客的装束，率众仆婢在中庭的侧回廊上相候。蛮族入主后，男女之防并不如前朝严苛。身为主妇，何琦竹本应亲身待客，但她一向厌于此道，所以每回宁毅诚的客人来访，她都只是在侧回廊施礼，全了基本的待客仪节便即退避。

今日也没有什么不同，她仍是在侧回廊上相候，准备等着百步浮桥那边的靴声近了便敛容出迎。只是她心里想着清晨

的事，有些恍惚，竟没有注意到宁毅诚引着客人已经到了近前。等她发觉这一点，只来得及匆匆低首敛眉，微微作礼。然而在她垂目的那一刻，终究看到了来人的面目。

那人正侧着头与宁毅诚说话。他的嘴角带着浅浅的笑纹，给他轮廓分明的面庞镀上一层柔软的色彩，飞扬的眉眼，在午后的阳光下焕发出动人的光芒。他着一身深红的便袍，高大挺拔，仿佛并非来自凡世，衬得一旁的宁毅诚黯然而庸俗。

这就是穆如将军了。

只是，天下穆如将军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这一个——穆如昌明？

他没有变。和十年前相比，只是更添几分沉稳的神采。何琦竹脑中第一个掠过的，竟然是这样一种叹息。而后如同一团火落到了她的胃腹里，熊熊燃烧，漫遍了她的四肢百骸，令她不能清醒，头疼欲裂，无法辨别是幻是真。

他向她回了一礼。当他们的目光对接，他优雅的神情渐渐转为惊愕，她只觉得背上透出一大片冰冷的汗水，眼前就黑了下去。

二

喧闹的街市在窗子外流转。窗子里头，飘逸的茶香，蒸腾的热气，茶客们高声的谈笑，织成这一片熙熙攘攘的世俗景象。还有一道清溪似的小曲儿，在慢慢地飘着……何琦竹突然明白了，这儿不是夏阳，而是菸阳。那唱曲子的不是别人，就是自己。她站在茶馆的一隅，努力唱着，努力笑着，期待心满意足的茶客多丢两个赏钱……

那时候，她是一个贫贱的歌女。她自小就跟着父亲辗转卖唱，后来父亲死了，她就只好一个人唱。茶馆老板看她可怜，又确实唱得不错，就给了一间柴房让她暂时容身。白日里她就



堆起了欢颜在人群中低吟高唱，夜晚间蜷起身子在冰冷的草铺上辗转反侧，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那时候，穆如昌明时不时地来喝上几盏茶。当然，她并不知道他是世家子弟，更不知道他有着“穆如”这样一个带着光环的姓氏。她甚至没有过多地注意到他，只是隐约觉得这位哥儿不像别人，从不动手动脚占她便宜。他言笑举止都斯文清雅，令她不敢仰视。

直到有一个傍晚，她被几个纨绔子弟堵在一个角落里。茶楼里只卖最清淡的酒，为首的那个却在装醉，嬉笑着就来摸她。她惊慌躲闪着，只听见旁边的人在哄笑着怂恿那个恶少把她带回家去，添一名姬妾。这时刻客人并不多，她张皇地张望，像溺水的人想找一根稻草，却只看见三三两两冷漠的客人。茶楼老板略带紧张地看向他们，是在担心闹出事来砸坏了东西。

被强掳威逼，最后困在一个宅邸里继续另一种低贱的生活，这就是她这种人应有的命运么？当时她紧紧抓着桌沿，脑子里迷迷糊糊地想。要不要挣扎？还是就此放手，随波而去？停在此地，四周亦是苍茫大雾，看不到未来。她没有什么明晰的想法，只是出自本能地用后背顶死墙角，抗拒着拉扯她的手。

突然那些手松开了，消失了。她抬起眼，看见那些人已经跌到几尺之外。她心里雀跃起来，是昌明，来救我的一定是穆如昌明！然而下个瞬间她就发觉并不是。挡在她身前的并不是那个温柔公子，而是一个影子。她看不清那影子的面容，只能感觉到他散发出的极具压迫感的气息。

她心中一凛，寒意彻骨。

何琦竹睁开眼睛，梦境消散。镶着金丝的碧色纱帐微微地飘着，把帐子外的一切模糊成另一个梦。一种极度紧张之后回归安适的感觉让她无比疲倦，一动也不愿动。帐子外头是两个

她再熟悉不过的人影。只听得宁毅诚略带紧张的语声在问：“你娘怎么样了？”

“大夫已经看过了，说是在日头底下站得久了，有些中暑，所以才昏倒的，没什么大碍。”宁扬回道。

宁毅诚叹了口气：“她这两年身子愈越发虚了。你好好陪陪她。”

“是，孩儿知道。爹爹不是给穆如将军设了洗尘宴吗，怎么这么快就有空过来？”

“将军似乎神思不属，没有什么兴致；我也记挂着你娘，便草草结束了。”宁毅诚走近前来，微微掀开帐子看了一眼，“我还有些杂事要处置，晚些再过来。”

听着宁毅诚的脚步匆匆去远，何琦竹才虚弱地开口：“扬儿……”

“娘，你醒了？”宁扬扑到床前，“我叫她们拿药来。”

“不用。”何琦竹拉住儿子的手，“你陪娘坐一会儿吧。”

宁扬听话地坐在床边，何琦竹细细地端详他。这孩子长得是真好，所谓麟儿，便该是如此吧——细长的眉，灵动的眼，白皙的脸庞，明明像女孩子一样秀美，眉宇间却分明透出男儿的坚定与英毅来。他仅仅十岁，却已经能看出几年后惹万千少女倾慕的风华。

这种风华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只是一个路边的弃儿。

七年前，正是宁毅诚的生意风生水起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如今这样的声势，她身为他的妻，是他最有力的臂助。在需要的时候，她也要上码头去清点交付的货物。

那一天，码头上的事情告一段落，她撑着伞正准备离开。不远处，有几个半大孩子在打架，似乎是在抢什么东西。这种事路边常有，她本来没有在意。然而，围成一圈的孩子突然呼啦一下散开，从他们的包围中飞出一样东西，向她直直地冲

过来。

她真的以为是一个东西，是被什么人抛却的物事，直到那“东西”摔在她脚下，她才看清楚，原来那也是个孩子。他比其他孩子小得多，蜷缩在她身前的地面上，像一个坏掉的沙包。他的双手缩在身前，紧紧攥着一个满是污迹的包子，可是却直直仰着头，看着她。那眼瞳里映着烈日，好像在无声地诉求，又好像闪耀着野兽的孤傲。

她怔住了。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被触动了，那是一个女人作为母亲的本能。

其他的孩子追赶上来，要抢夺那孩子手中的包子。何琦竹这才回过神来，原来之前他们是在殴打他，而他只是死死地护住自己的食物。何琦竹赶紧斥退了那些孩子，低下头去看那张肮脏却让她心疼的小脸。

这就是她初次见到宁扬的情形。这孩子似乎从一出生起就在市井间艰难求生，他没有父母，没有关于家、关于抚养他的人的记忆。于是她领了他回来，将他当成自己的儿子。宁扬很乖巧，也深得宁毅诚的喜爱，至少在何琦竹的心中，常常忘记了他是弃儿这一事实。

只是……他终究不是宁家的儿子，襁褓中的宁望才是宁毅诚的骨肉。因此对于这孩子的将来，她并不是全无顾虑的。

后来，亦有一个十分相似的场景，几个游手好闲的混混围着她，嘴里不干不净地挑逗着，只是场景由茶馆换作了街角。她仍旧一脸惊慌，然而心境却截然不同。她知道自己是的冷的，带着楚楚可怜的表情，冷漠地，等待着。

她并没有等待太久，穆如昌明便出现了。他带来的气场与影七不同，前者充满杀伐的犀利，而他像阳光，所过之处乌云尽散。那些混混悄无声息地就散去了，因为谁也不想同穆如家

